

# 邂逅《富春山居图》

周逸敏 文/图

## 我的博物馆生活

这一天,我盼了很久,北京故宫去了好几次,就一直想着还有一个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2011年6月19日,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走在中国台北街头,感觉与家乡的任何一条街道并无二致,一样的面容,一样的语言,一样的笑脸,一样的真诚,一切自然得很。上午我来到阳明山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,这是一组气势宏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,淡蓝色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,洁白的汉白玉栏杆环绕在青石台基之上,清丽典雅,一派中华传统气概。没料到的是,一个意外之喜正在等着我:661年前一位叫黄公望的画家的呕心沥血之作《富春山居图》(大陆的《剩山图》和台湾的《无用师卷》)双双合璧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,观众如云,盛况空前。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。

旷世名画《富春山居图》本身就有一个颠沛流离的故事。公元1350年,时年79岁的黄公望为师弟郑樗(无用师)画的这卷画,经营数年终告完成。画面描写了富春江两岸的初秋景色,峰峦风阜,陂陀沙渚,林木葱郁,疏密有致。在笔法上,黄公望取法董源、巨然,而又自出新意。全卷笔墨纷披,林峦浑秀,是中国水墨山水的扛鼎之作。可这幅被誉为“画中之兰亭”的国宝,却命运多舛。黄公望将此画题款后赠送同门师弟郑樗,无用师捧这幅杰作,当时就“顾虑有巧取豪夺者”,不幸,一语成谶。明代成化年间,这幅画传到了大书画家沈周手中,他是吴中四才子之首唐寅的老师。自从觅得这件宝贝后,他爱不释手,把画挂在墙上日夜欣赏,赞不绝口。忽然他发现画上没有名人题跋。于是,他请一位朋友题跋,没想到那人的儿子觊觎此画已久,偷偷把画卖掉,还让父亲告诉沈周《富春山居图》被偷了。沈周悲痛欲绝,背临了一张,暂慰思念之苦。

后来,沈周竟在一个画摊上见到了流落在外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兴奋异常,连忙筹钱为画“赎身”,但当他拿到钱赶回画摊时,画已被他人买走,他又与名画失之交臂。

明万历二十四年,《富春山居图》辗转到了晚明最杰出的书画家董其昌手里,晚年时他把画卖给了宜兴收藏家吴正志,清顺治年间,这幅画传到他的孙子吴洪裕手中。吴洪裕珍爱不已,恽南田在《瓊香馆画跋》中记载:吴洪裕于“国变时”置其家藏于不顾,唯独随身带了《富春山居图》和智永的草书《千字文》逃难。

也许是太爱这两件杰作了,吴洪裕临终之际竟留下一个荒唐遗言:要烧毁《富春山居图》和《千字文》,“焚以为殉”,给自己殉葬。他去世后,家人先烧了《千字文》,次日再烧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就在国宝即将付之一炬之际,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急中生智,“疾趋焚所,起红炉而出之”,又把另一幅画投入火中,“狸猫换了太子”。然而,长卷已被烧成了一长一短两段。《富春山居图》就此一分为二。前段横51.4厘米,称为“剩山图”,现珍藏于浙江省博物馆,后段横636.9厘米,称为“无用师卷”,现珍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,成为十大镇馆之宝之一。

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,2011年6月到9月,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“山水合璧——黄公望与《富春山居图》特展”,《剩山图》与它的另一半《无用师卷》在同一展柜中合璧,以真实、完整的面貌首次面对观众。

而我赴台时恰好躬逢其盛,那天当我跨进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,顿时就被推挤的人流所裹挟,熙熙攘攘的人群推着您往前走。在长长的展柜前,人们慢慢地移动,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幅名作,唯恐漏过了一个细节,疏忽了画家的一处巧思。

忽然,一位身着阴丹士林蓝布旗袍的中年妇女,站在我同伴面前,笑盈盈地自我介绍说,她是本院的研究员,十分愿意为我们讲解如何来欣赏这幅名画。我注意到她胸前别着一枚写着姓名的徽章。我心中有些诧异,这么多人她为什么专为我们讲解?她

笑着解释,从衣着看,我们像是大陆同胞,为大陆同胞讲解,是她最高兴的事。当她得知我们真是大陆同胞时,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她柔声细语的讲解,就像黄公望当年“师自然”的富春江,潺潺流过我的耳际。黄公望工书法、通音律、善诗词散曲,尤擅山水,曾得赵孟頫教授。他的画气势磅礴,笔简神备,得“峰峦浑厚,草木华滋”之誉,名列“元四家”之首。他学养深厚,已臻“经史九流之学无不通晓”之境。本来他的人生之旅堪称顺畅,然而一只黑天鹅正在半路等着他。你永远不知道意外与明天哪一个先来。他47岁时,在浙江省平遥政事张闻手下任书吏,却因为张闻被参“括田逼死九人”一事受牵连入狱,沦为阶下囚。出狱后,他看破仕途,云游四海,寄情山水,走上了一条荆棘多于鲜花,寂寞多于掌声的道路。他沿着富春江漫行,浙江山不甚高,但清秀;水不甚深,但清碧;特有的秀丽

风景默默地治愈着他流血的伤口。此时师弟无用师请他作画,这瞬间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。

创作这幅画时,黄公望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了。他竹笠芒鞋,蓑衣策杖,穿行在江边的巨石怪石之间,在他的笔下,富春神韵尽收眼底:江流潺潺,渔舟唱晚,丘壑起伏,峰回路转,沙汀平畴,樵夫炊柴,野林游嬉,重峦叠嶂,晓雾迷蒙,远山如黛,近水含烟,亭台水榭,美不胜收。

画中,有着苏东坡“远山长、云山乱、晓山青”的韵,有着屈原“沧浪之水,可以濯吾缨”的神,有着心中故乡的美,更有着对祖国山河的钟情,黄公望将这些情愫融入了这长长的画卷之中……欣赏着《富春山居图》,耳畔是那位女研究员娓娓道来的讲解,我犹如跟着黄公望游历在富春江边。

清代大画家王原祁形容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是“神与心会,心与气

会”。我在心里暗暗赞叹《富春山居图》神品也,能够在祖国宝岛欣赏到这样的神作,真是平生一大快事。

不经意间转到隔壁展厅,蓦然见到了另一幅《富春山居图》。这是沈周当年背临之作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这幅沈周摹本,与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同时展出,续写着两位大家神品见首不见尾的传奇故事。

2011年,距《富春山居图》问世已有661年,烧成两段亦有361年,分藏海峡两岸也逾60年了。三个数字,暗合着这幅名作的坎坷身世,而合璧的那一刻却是两岸同胞同心合力的高光时刻。有点小遗憾的是,展厅内不允许拍照,未能留下《富春山居图》哪怕是一个小局部的“倩影”。

忽然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·弗洛斯特特的诗句: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——而我选择人迹更少的一条,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



作者在台北故宫前留影



志愿者带领台湾原住民子弟参观台北故宫



台北故宫前的牌楼



台北故宫正中大道

## 立足传统和乡间

张军

走进海上知名画家冯超然的侄孙冯福岐位于鸣凰的120平方米家中的人们会发现,从客厅到小书房,从走到到门背后,几乎所有房间都挂上了画作,其中客厅正中墙上挂着一张其恩师季光辉赠送的《八仙过海图》,这幅画设色生动,人物神情饱满,神态栩栩如生。而其它琳琅满目的画作,都是他自己绘制的,这些画作都是传统工笔重彩国画。

冯福岐1954年出生于武进南乡鸣凰的港东村,鸣凰是常州艺术氛围浓郁的地方,涌现了一批艺术大师。冯福岐生长在鸣凰这片艺术氛围浓厚的土地上,其家族与留青竹刻大家徐素白家族是世交。因为祖辈之间的亲缘关系,冯福岐一直知道冯超然这位很早就到上海闯荡的冯氏先辈,冯超然是他的叔祖,冯福岐还珍藏着与之相关的民国时期的冯氏宗谱,上面载有冯超然的生平简介。

冯福岐少年时代即喜艺术,由于有一定基础,在30岁时,入职雕庄工艺厂从事雕刻工作,雕刻“四大美女”、华表等题材,在一凿一刻之间,他对书画艺术有了初步了解,这也为他后来从事绘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,即他的书画线条,会根据画面需要,有的刚劲有力,有的委婉温柔,这都是由手端传到笔端的力道与感觉,或厚重画之,或轻盈绘之。

其实冯福岐真正开始从事传统绘画绘制是2013年的事,缘起于微信。微信于2011年问世,冯福岐也用上了这一“高科技”与人交流。2013年的一天,冯福岐正在

微信刷朋友圈,忽然看到一篇冯超然的文章,图文并茂并茂,其中多幅冯超然的大作,让冯福岐精神大振,他决定,要向叔祖学习,传承冯氏书画,于是先在家中自学,临摹冯超然的书画作品。为冯福岐想传承书画艺术的信念感动,竹刻大师徐素白介绍他成为“杨老虎”杨建伟的弟子,从一块石头开始画起。后在华夏夏博园,知名书画家季光辉听说他是冯超然的侄孙,有志于书画事业时,当即答应教授冯福岐画画。每到星期天,季光辉将绘画的草稿交给冯福岐画,画好后,季光辉在画面上直接修改,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。慢慢地,冯福岐基本掌握了中国画的技巧。

冯福岐的绘画题材,很适合作为中堂画。比如“福禄寿”“合和二仙”“关圣夜读”“麒麟送子”“五路财神”等,表达长寿、和谐、富贵、平安、子嗣繁多等寓意,这些画,特别是其中的人物画,通常头部稍大一些,放在中式房间里,能让人感受到稳健、温暖。

冯福岐的画室名润墨轩、润墨堂,就在润墨轩、润墨堂的东楼南窗下,冯福岐绘制了爱国题材《精忠报国》、为民间祈福的《五路财神》,临摹了冯超然画的《莺歌燕舞》《望子成龙》《听松问鹤图》等。

每天吃过早饭后,冯福岐就坐在小书房里开始创作,除了中午吃饭及稍事午休外,下午继续创作,一直到傍晚,乐此不疲,家中积累了一批画作。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,仅有10年书画创作史的冯福岐仍信心满满,他说,他的书画并不是拿去卖的,而是自己收藏,与友人交流艺术创作的。今后还是要更加努力,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。

## 春天已经到来

余朝洁

塔集中学是最常出现在我回忆里的地方,学校位于高邮湖畔的塔集镇,那是我小学和初中生活的地方。

我家在学校里,右前方有几排学生宿舍,学生宿舍前是教室和教师办公室,再往前走是操场。门前有一块空地,我种花种菜,怎么玩都可以。往前跨过去一条小水沟是学校的大菜园,兼做学生劳动课课堂。我家门后是“护校河”,校食堂淘米洗菜的河码头离得近,在河码头用淘米箩可以舀到小鱼,怎么玩水都可以。

常州的爷爷奶奶去世,他们去世后,父母亲就不再拖着我去“春节”了。1980年到1984年的春节,我们一家人在塔集,度过了5个安逸、温暖又多少有一点仪式感的年。

过年的仪式是从母亲买年货开始的。年前,供销社的商品会比较多一点,比如红枣,母亲说,个头比平时大,坏果比平时少。那个年头买东西的好坏须凭点运气,往往是女教师们分享供销社的商品信息,到什么货、什么价格、质量如何,等等。母亲往往一次次购置,红枣、赤豆、桂圆、海蜇头、香肠等等,到年前总能凑齐。

父亲托学生家长买猪肚、猪耳朵、猪舌头等,有时候甚至能买到鸡胗。在塔集,最不缺乏的是鱼,有吃不完的小鱼小虾,大鱼要稀罕一点,但也不是那么稀罕。食材有了,父亲就开始准备年夜饭,年夜饭要准备好些天。

那些天,白天煤炉不封火,一直在卤菜,当然也蒸馒头。父亲卤菜都是白烧,猪肚、猪耳朵、猪舌头,有的年头上有鸡,有的年头上有鸡胗,都是整块的卤,卤到熟烂熟烂,异常好吃。鱼是熏鱼做法,先切块,油煎,油煎后控油,再用很多的酱油很多的糖大锅煮,最后收汁。父亲做的熏鱼味道很稳定,好吃,但是卖相很不稳定,因为油炸不好控制。有时候是因为省了一点油,大多数时候是因为煤球炉的火不够旺,鱼煎得时好时坏,煎坏了会完全散掉。其实散不散都不要紧,菜只要装盘了,样子都差不到哪儿去。

小年夜那天下午,父亲会给我和哥哥一笔在我们看来是巨款的钱买鞭炮。1984年镇上也有烟火卖了,比如12彩珠筒。鞭炮我们会分三次放,除夕夜、大年初一夜、年初五夜各一次,别问我为什么是这三次,我不知道,家里过年的规矩都是父亲定的。不过,这个规矩我也有诠释:除夕是

我和哥哥放假的开始,年初五是我们放假的结束,大年初一是一年的开始,都要有“响”头。

我解释一下这里的“放假”。作为悲催的教教师子女,父母亲和我们拥有同样的寒暑假,平常他们管很多学生,放假了就专管子女,管得极严。只有除夕到年初五这六天,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,不必做习题,随便看电视。

除夕,多么温暖的一天啊。满屋子都是带着食物香的水蒸气,父母亲边聊边忙,忙到放满一桌菜,一桌很难很难吃到的荤菜,足够吃到年初五的菜,唯一的素菜是海蜇头凉拌水芹菜里的水芹菜。平常母亲基本不给我们好脸色,但除夕那天脸色是好看的,从头到尾都好看,因为过年不作兴骂小孩。父亲把熟菜猪肝、猪肚、猪舌头、猪耳朵等等(有一年或者两年有白斩鸡、香肠)切了装在白色的盘子里,围着汤圆摆一圈。汤是鸡炖的,里边有肉圆、粉丝。肉圆也是父亲做的,一次做很多,装在钵子里,要吃的时候按量拿取。常州人的年夜饭有老鸭煲,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做过。我一直认为父亲不喜欢吃猪肉,事实上并非如此,他是认为自己做不好老鸭煲。父亲能做一桌菜,都是从小给我奶奶打下手学会的,奶奶没有女儿,父亲是奶奶生的儿子中脾气最好的。

大年初一,单位(也就是学校)会有一次团拜,这是年里唯一的社交,我的任务就是张老师好李老师好王老师好地喊一喊人,父亲不要求我喊主任校长什么的而是一律叫老师,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团拜完了,对父母亲而言,过年的“任务”就完成了,剩下的时光便是“度假”。

他们喜欢边晒太阳边看订阅了没来得及看的杂志,或者带我们打乒乓球。家里有吃不完的瓜子花生和牛轧糖,外边有晒不够的阳光,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玩,钻进没有锁门的宿舍和教室打闹,在操场上撒欢。春节的校园浪漫成一首诗,我可以从诗歌的一个意向跳到另一个意向。

那些安逸的春节,我安逸地成长。

1984年,我们一家和其他留在学校过年的老师一起,在学校会议室看春晚。学校刚换了一台大彩电,五彩斑斓的画面看上去美好又欢乐。那一年的春晚好看极了,所有人都是听完《难忘今宵》才离开,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我们甚至放了几个12彩珠筒的烟火,孩子们都仰望升向天空的彩珠筒,都仰望星空。第二天醒来时,太阳已经升高。我飞快地起床,蹦蹦跳跳地来到门外,踩在门前的大地上。

土地是那么的松软,我知道,春天已经到来。

## 荡湖船

陆金美

荡湖船便荡了起来。绕着场地一圈一圈地荡。驾船的是个很美的姑娘,她身穿红衣裤红花鞋,肩挑荡湖船,两手握着船帮子,莲步轻盈,小船宛如一叶轻舟在水面上乘风前行。荡湖船两旁跟着挑着花篮的渔童,她们穿着蓝色衣裤,腰间系根红腰带,俏皮可爱。还有两只虾蚌精,跟在船后。

突然,锣鼓猛敲,小船好像遇到了大风浪,前俯后仰,左右摇晃,跟在后面的虾蚌精,在小船行到暗礁旁用力一顶,船滩浅了。丑艄公拿着扇子,左边推推,右边摇摇,小船纹丝不动。丑艄公挠着头,围着小船转了两圈后,突然跑到队长跟前,向他求救。队长带了一个村民,随丑艄公上场,丑艄公耳语交待了一下抬船技巧。

然后队长抬船头,另一个村民抬船尾,只听艄公喊道:“起!”他俩很卖力,脸都憋红了,咬牙使劲往上抬……动作夸张,表情滑稽,逗得围观的群众哈哈大笑……

当下,在老家会荡湖船、会唱荡湖船小调的人多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,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接过父辈的衣钵,将这一技艺传承下去。

看着视频中的荡湖船,恍惚中,我似乎看到当年那个身着红装的姑娘,站在荡湖船中央,双手抓着船帮,一边踩着碎步,一边在小胡伴奏中唱起苏北民歌《荡湖船》:小呀小湖船呀,荡呀么荡起来呀……

在我小的时候,每年过年,村子都要组织些娱乐活动,有唱戏、踩高跷、荡湖船、舞龙等,我最喜欢的就是看荡湖船。

荡湖船有一米来长,外面蒙上彩绸,红船舱,船篷的顶端挂着红绸子和小彩花,船身四周镶嵌着小彩灯,下面用蓝布围个底裙。顽皮的我们,乘演员吃饭的时间,偷偷钻到荡湖船上,站在船中央,开心一下。

表演开始了,只见扮演丑艄公的亲戚,头戴破草帽,手拿旧蒲扇,穿对襟蓝布褂,腰扎红布带,鼻子上抹着面粉,他用旧蒲扇往船底裙边轻轻一划,